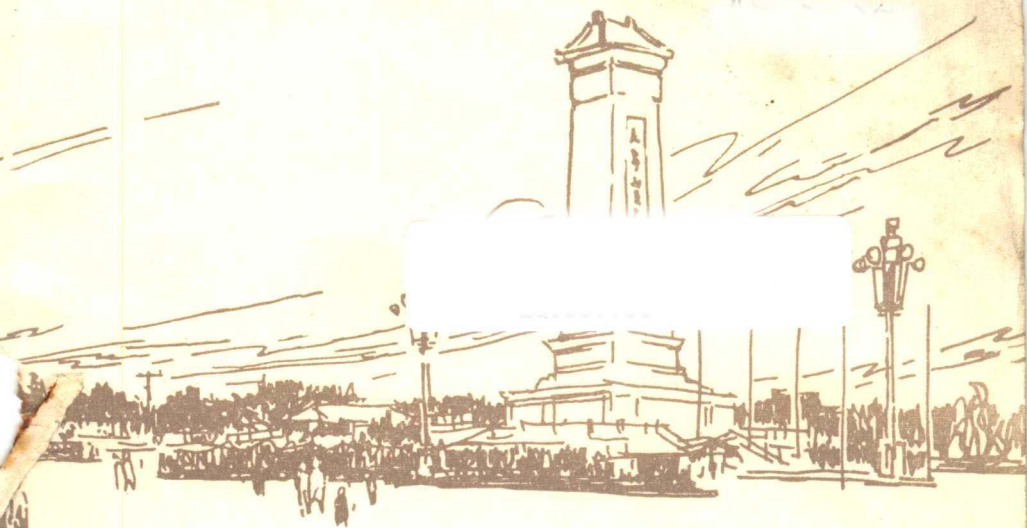


光辉的历程

GUANGHUIDELICHENG





光辉的历程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光 辉 的 历 程

*

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60×1168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51,000

一九七八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七八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250

统一书号：10072·645

每 册：0.59 元

目 录

粪土当年万户侯

——毛主席青年时期革命实践的片断……………杨开智(1)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颂毛主席一九一九年——一九二六年在上海的光辉史迹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6)

革命的摇篮 燎原的火炬

——缅怀毛主席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伟大革命实践
……………王首道(16)

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里

——纪念毛主席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五十周年
……………刘 征(30)

力挽狂澜 功垂千古

——毛主席大革命时期在武汉的伟大革命实践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37)

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

——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革命实践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47)

毛委员在连队建党……………赖 毅(57)

毛委员教我们发动群众……………赖 毅(62)

巧使敌人就范……………杨至成(70)

闽西的春天……………邓子恢 张鼎丞(76)

毛主席在才溪乡……………毛主席才溪乡调查纪念馆(84)

跟毛主席过万水千山

——回忆长征途中给毛主席当警卫员的日子……………阙中一(88)

奠基礼……………徐海东(103)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回忆毛主席对抗大的亲切关怀

……………何长工、陶汉章、李夫克等同志回忆，军政大学报道组整理(109)

整风在延安中央党校……………张鼎丞(117)

难忘的教诲……………程悦长(127)

难忘的延安之夜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十五周年

……………黄钢(134)

毛主席视察南泥湾……………董廷恒(143)

“七大”的光芒……………杨秀山(150)

毛主席到重庆

——重庆人民缅怀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的伟大革命实践

……………红岩革命纪念馆写作组 新华社记者(157)

英明的预见

——记毛主席在一九四七年撤离延安前夕的一次谈话

……………袁学凯(167)

同甘共苦……………龙飞虎(175)

伟大的军事思想 英明的战略战术

——回忆毛主席指挥陕北战争……………袁学凯 高锐 李荣生(180)

东渡黄河之后

——缅怀毛主席一九四八年在山西的伟大革命实践

……………《人民日报》通讯员(190)

亲切的接见 谆谆的教导

——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的回忆

..... 原《晋绥日报》部分在京人员(197)

光辉灿烂的岁月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西柏坡

..... 河北省石家庄军分区
平山县革命委员会 (203)

毛主席教导我们将革命进行到底.....蔡长风(208)

毛主席亲手升起的国旗.....苏东海(215)

后记..... (217)

粪土当年万户侯

——毛主席青年时期革命实践的片断

杨开智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离开我们一周年了。一年来，我们无时不在怀念着他。五六十年前幸福会见毛主席的那些动人情景还鲜明地浮现在我们的脑际。毛主席伟大的革命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一九一三年春天到一九一八年夏天，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在同一时期，我的父亲杨怀中先生也在该校任教。他敬佩毛泽东同志的卓越学识和伟大的抱负，毛主席也非常尊敬这位老师，师生之间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交往（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延安各界为徐特立同志六十寿辰举行的庆祝会上，毛主席曾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

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很强调自学，主张师生同学之间自由、广泛、深入地探讨各种学术问题和社会实际问题。他非常重视到社会实践中去学习，主张不仅要读有字的书，而且要读无字的书。为了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毛主席也很乐于走访思想进步、有一技之长的各方面人物。我的父亲原名杨昌济，是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从一九〇二年起曾以公费先后留学日本、英国共九年。他在国外悉心

研究教育和哲学，有志将所学运用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在国外期间，念念不忘祖国，因而改名为“怀中”。一九一二年回国后，湖南督军谭延闿想罗致他当教育司长，北京政府想叫他当教育总长，他都拒绝了。怀中先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严于律己、勇于实践的精神，给了毛泽东同志深刻的印象。因此毛泽东同志常常在课余和假日到我们家中来。经常和他结伴同来的还有蔡和森等同志。他们热烈地讨论天下国家大事，以及青年人应有的抱负，有时也谈个人的经历和身世。在怀中先生早年的《达化斋日记》残稿中还保留着他倾听毛泽东同志谈话情况的片断记载。怀中先生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交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万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亦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一九一六年暑假，怀中先生在板仓家中度假。暑假期间的一天，毛泽东同志风尘仆仆，一把雨伞、一双草鞋，从长沙城出发，步行了一百二十华里，来到当时还是穷乡僻壤的板仓冲杨家下屋我们家中。这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来板仓。毛泽东同志在板仓期间，曾以很大的兴趣浏览了我父亲的藏书，特别是所订阅的新书报刊，和我父亲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一次，我的父亲跟他谈到，距板仓四十多里路的地方住着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柳午亭先生（即后来为革命牺牲了的柳直荀同志的父亲），是一位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那时，体育问题是毛主席悉心研究的问题之一。第二天，他就由一位农民带路，去访问了柳午亭先生。柳先生非常高兴

地接待了毛泽东同志，他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毛泽东同志回来时跟我父亲谈到了此行的印象，称赞柳先生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有较高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

毛主席在一师期间的学习实践和初期的革命活动对我父亲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我们经常听到父亲讲述毛主席青年时期的革命故事，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超人的革命胆略。

一九一五年时，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名叫张干，是一个昏庸腐朽的守旧顽固派。他对军阀政府逢迎献媚，对进步学生仇视压制，一心想把学校办成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服务的孔家店。那时学校礼堂里挂着“大总统”袁世凯的“训令”。每当在礼堂集合学生时，他总要对“训令”念念有词，妄图以此作为禁锢学生的精神枷锁。他官气十足，到校上下班都要坐着三人抬的大轿。学生的举动稍不顺他的心，动辄要遭训斥，甚至挂牌除名。因此进步师生早就对这位校长侧目而视了。一九一五年六月，张干为了讨好军阀政府当局，竟规定每个学生要额外交十元钱的杂费。许多工农子弟无力交纳，眼看有失学之虞。一时校内外舆论哗然，一个赶走反动校长的群众运动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毛泽东同志挺身而出，因势利导地积极领导了这场斗争。他看到一些同学草拟的驱张文告，只侧重于讲校长增加学费的不应该，或者只是列举了张干私德方面的一些劣迹，觉得没有抓住要害，就对他们说：既要赶走校长，就要集中揭露他的办学无方，贻误青年。于是他在学校后山的君子亭亲自起草了一篇四千余字的驱张宣言，历数张干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的种种罪行，同时对整个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文章理直气壮，深得进步师生的赞同。当晚就被一些同学拿到印刷局印刷出来，广为散发了。张

干看到“宣言”，吓得发抖，恼羞成怒，竟叫嚣要查办为首“闹事”的学生，要开除毛泽东同志等学生的学籍。消息传出，群情更加激愤，一些进步教师也为此愤愤不平。杨怀中、徐特立等教师为此发起和召集了一个全校教职员会议，抗议张干的反动措施，支援进步同学的革命行动。怀中先生还很有感慨地在教室黑板上写了“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的对联，以表示自己的义愤。在群众的压力面前，张干不得不收回成命，以后终于滚出了学校。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驱张”运动取得了完全胜利。

同在这一年，继“驱张”运动之后，毛泽东同志还领导发起了另一个波澜壮阔的运动，即反对卖国贼袁世凯的运动。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向卖国贼袁世凯提出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于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限于四十八小时之内答复。丧心病狂的袁世凯竟加以承认，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消息传到湖南，毛泽东同志极为愤慨，当即在一本题为《明耻篇》的书的扉页上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号召革命青年把洗雪中华民族奇耻大辱的重任担当起来，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开展无情的斗争。同年九月，袁世凯为了登上儿皇帝的宝座，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竟与日本签订了卖国条约。全国各地的工人、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立时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袁运动。当时的湖南，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高压统治，报刊上不准登载对袁世凯表示不满的文章，处于一种万马齐喑的状态。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出来讲话了，号召湖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把卖国贼袁世凯拉下马来。他组织第一师范的进步师生，以第一师范校友会的名义，编印了反袁的小册子，冒着严重的白色恐

怖，在校内外广为散发。在毛泽东同志革命精神的影响下，杨怀中、徐特立、王季范等教师也毅然参加了反袁斗争的行列。他们联名发表公开信指责教育界少数人鼓吹帝制、拥袁复辟的反动言行。社会上因此人心大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轰轰烈烈的反袁斗争终于在湖南广泛开展起来了。这次反袁斗争，出现在“五四”运动之前，它是号召革命人民起来战斗的震天号角。湖南人民从此没有停止过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胆略赢得了第一师范师生们的一致赞誉。一九一七年六月，一师在学生中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四百多名学生中，有三十四人当选，得票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评选的六个项目，毛泽东同志得分都很高，而其中“胆识”一项，则是毛泽东同志所独有的。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毛主席青年时期的革命实践在历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今天，当我们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毛主席青年时期就为之英勇奋斗的伟大祖国，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毛主席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与世长存的，他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我们一定要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继续革命的光明大道，坚持党的十一大的路线，团结战斗，奋勇前进！

（载一九七七年九月七日《文汇报》）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颂毛主席一九一九年——一九二六年
在上海的光辉事迹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缅怀毛主席一生的丰功伟绩。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六年，毛主席曾经六度来到上海。他以自己光辉的革命实践，为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打破坚冰，开通航线，指明道路，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毛主席在上海的初期革命活动，为上海这个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一)

一九一九年，我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五四运动发生于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就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毛主席作为先进分子的代表，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

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他于一九一八年秋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到北京。一九一九年三月，又转道上海，逗留二十天。在上海期间，毛主席经常前往南市斜桥湖南会馆看望候船赴法的湖南青年，关心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情况，并亲自到码头送别了第一批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四月间，毛主席回到湖南。接着五四运动爆发，毛主席在其创办的《湘江评论》中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三日，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全文加以转载。《民众的大联合》在上海等地广为传播，影响深远。

勤工俭学最初是由在法国留学的吴玉章同志和蔡元培等人提出来的。他们创办了一个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并组织华法教育会主持这件事，号召国内青年到法国去用“半工半读”的方法求学，对湖南的广大进步青年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热烈希望为大家敬佩的毛主席能出来倡导并促成此举。当时，毛主席已在长沙建立了新民学会的革命组织，正在同蔡和森等同志通讯，讨论如何为新民学会打好基础和赴法勤工俭学等问题。毛主席主张：要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会友应有计划地去俄国，或去法国，或留北京，以研究当前世界最先进的思想学说，了解各国实情，加以选择、采纳，为中国所用。基于这个思想认识，毛主席同意了大家的要求，动身往北京、上海一行。

两年左右的时间，毛主席为促成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南北奔走。他在青年中，被认为是“敦品力学之人……朝夕相处，时有受益”。“在长沙招致同志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同学所佩服。”（罗学瓚同志的家信）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先后约有一千六百多人，以湖南和四川两省青

年最为踊跃。在毛主席输送的许多朋友之中，有后来成为我党领导骨干的蔡和森、李富春、罗学瓚、蔡畅、向警予等同志，还有在湖南教育界工作了一二十年的已经四十三岁的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同志。蔡和森、蔡畅同志的年已五十多岁的母亲，也自愿到法国去“半工半读”，当“老学生”。这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二)

五四运动显示了革命群众的强大威力，但是在湖南遭到了军阀张敬尧的横暴镇压，因而湖南的五四运动又延续下来，进一步发展成为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当时主要由新民学会和长沙学联干部组成的驱张代表团，曾分别在北京、上海、衡阳、常德、郴州、广州等地进行请愿活动和扩大驱张宣传。一九一九年底，毛主席亲自率领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

毛主席先期派驱张代表彭璜来到上海，组织了一个“平民通讯社”，发行了一种名为《天问》的周刊。这个刊物在上海《湖南》月刊上刊登的广告说：“宗旨以排去张毒为初步，铲除军阀为究竟。”为斗争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五月初，毛主席又从北京来到上海。他在致黎邵西先生的信上写明：寓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这个地址，经过调查勘实，就是今天安义路六十三号，座落在路南一所一楼一底的临街房屋。

在这所简朴的房子里，毛主席居住了约两个月。毛主席用“湖南改造促成会”的名义，同支持驱张斗争的各界人士进行联络，指导驱张刊物《天问》的编辑工作，并亲为七月四日发行的《天问》第二十三号撰写了《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

《天问》号召群众联合起来，发扬“如去年‘五四’之所以对付卖国贼者”的战斗精神。特别是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要求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文告突破军阀政府的封锁披露出来后，《天问》表示了热烈的响应，从而又提出中国人民应“和俄国农民、工人阶级、红军相提携，为自由而奋战，先竭力打破国内军阀的强权，再竭力打破各国的强权”。表示了和《湘江评论》完全一致的反帝反封建的立场。

毛主席在上海期间，过着非常艰苦朴素的生活。据有关同志的回忆，当时民厚南里二十九号寓所的陈设是极其简单的。楼下正间被用来开会和吃饭，除一张方桌、几只凳子之外，就是放在楼梯口的小行灶和楼梯下面的炭篓，别无他物。同住五人轮流司炊，油盐蚕豆拌米煮饭。随同毛主席来上海的两名公众代表住在亭子间内，一位学生女代表住在灶披间。毛主席同另一位学生代表住在前楼，北向临街有阳台，阳台里面的门窗下横放一张木栏单人板床，是毛主席的铺位。另一张床紧靠着西面墙壁。两张床上铺着湖南带来的褥子、棉被和床单，都是用蓝底印花的土布。室中放一张方桌，四只方凳，桌上摆着粗瓷茶壶、茶杯和笔砚文具。一张藤躺椅，通常是靠东面墙壁背光放着。床头、桌上、藤躺椅的扶手上，常常是堆放着长沙、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出版的书刊。在寓所内，毛主席以看书报的时间为多。有时在室内来回踱步，思考问题。由于他在青年和学生中间的威望，大家总是喜欢追随在他的左右。按照湖南习惯，青年们尊敬地称呼他为毛先生。

毛主席在上海期间，除了组织驱张活动之外，还召集当时留在上海和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城南黄浦江边的半淞园（今半淞园路）开过一次会，明确规定了新民

学会的宗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并对学会活动方法、会员条件、入会手续等作了详尽讨论。毛主席要求学会应当脚踏实地，有根有叶，不事喧哗，多作基础工作。大家都极同意毛主席的这些主张。同年冬出版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刊载了这一次集会的经过，描叙与会人员的心情时说：“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中午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毛主席还访问了霞飞路渔阳里（在今淮海中路成都路口）内的“外国语学社”。这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便利自身活动而设置的公开机关，也是稍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在渔阳里略东的花园里口便是《天问》出版社的所在，毛主席曾多次到那里指导驱张的宣传工作。

驱张斗争大大推动了湖南及各地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运动。六月中，张敬尧从湖南仓皇退走。毛主席于七月上旬回到长沙。毛主席回湖南后，为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办了在全省范围内推销新书报的“文化书社”，成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三)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等十二位代表，代表七十名党员，共产国际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星星之火，终于势成燎原。

大会会址当年设在法帝国主义租界上的望志路一〇六号。

这就是今天的兴业路七十六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望志路一〇六号原来是一位上海代表亲属的住宅，单开间石库门房子，沿马路坐北朝南。大会开到第四天，突然发觉法帝租界巡捕房派人前来窥探，为了安全，不得不迅速转移，随后会址就遭到了搜查。大会最后一天乃改在靠近上海的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在一艘游舫上面结束了全部议程。“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导工农。”董必武同志一九六四年重访烟雨楼旧踪时写下的诗句，形象地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今天，人们来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时，可以看到：大门内是一方天井，走进六扇落地长窗，就是当年的会场。室中放着长方桌，围绕桌子放着十二张圆凳。桌上散列着彩磁茶碗、托盘和茶壶。正中放着一只花瓶。东西两壁另有椅子和茶几。楼板中央的横档下面悬着一只白玻璃荷叶灯罩，装着二十年代的椭圆形长丝灯泡。北面是木板墙，有门通向后屋。在这总共不过十八平方米的普通里弄客堂间里，与会者热烈地讨论了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机构等问题。毛主席基于“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立场，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在会上同那些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建党观点作了坚决的斗争，促使大会否定了那种认为无需建立有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只要建立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公开组织的合法主义思想，也否定了那种反对任何公开形式的工作，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代表，应一概拒绝他们入党的关门主义思想。大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规定了党的政治纲领，选举了中央领导机关。这一切都说明，党从成立之日起，正确路线就是同错误路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正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